

潛研堂文集

一

潛研堂  
藏書

PDG

上海涵芬樓景印潛  
研堂全書本原書板  
匡高營造尺五寸八  
分寬四寸三分

潛研堂文集序

古之以別集自見者多矣而多不傳傳矣而不能久傳且久矣而或不著其傳而久而著者數十家而已其故何哉蓋學有純駁淺濶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古之神聖賢人作爲六經之文垂萬世之教非有意于爲文也而文之工侔于造化諸子百家皆竊取一端以有言而言之有用者固多言之偏致爲流弊者亦多矣自辭章之學盛士乃有志于文章顧不知文所以明道而徒求工于文工之甚適所以爲拙也雖然有見于道矣有見于經矣謂不必求工于文而率意言之則又孔子

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者蓋聖門言語文學必分二科以是衡量古今其能兼擅者尠矣乃若少詹事曉徵先生庶幾無媿于古之能兼文學言語者乎先生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于經文之外誤經義之聚訟而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職事實年齒之紛緜古今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裨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麻法無不瞭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賢姦行事之是非疑侶難明者大典章制度管人不能明斷

其當否者皆確有定見蓋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謂滾  
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台眾藝而精之始  
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其  
學固一軌于正不參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爲  
古文以自雄壇坫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  
史之精液其理明故語無鶻突其氣和故貌不矜張其  
書味淡故條鬯而無好盡之失法古而無摹仿之痕辨  
論而無詬讟攘杖之習淳古澹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  
工而知言者必以爲工俾學者可由是以漸通經史以  
津逮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文其傳而能久久而愈著者

固可必也玉裁寄居姑蘇者十餘年先生方主講紫陽書院幸得時時過從請益而天不憖遺捐館已三年矣所著書多槩行于世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濇惜全書手藁未定文集尤士林所仰望今同志梓成瞿子鏡濤請序予予追念疇昔感傷宿艸綵歛言之媿無以發先生之蘊也集凡五十卷分爲十四類者先生所手定也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金壇後學段玉裁拜撰

潛研堂文集目錄

卷一回賦 頌 奏摺

御試石韞玉賦

御試瑾瑜匿瑕賦

御試江漢朝宗賦

聖母

皇太后七十萬壽頌 并序

萬壽頌 并序

聖駕巡幸天津頌 并序

翰林院謝

賜淳化閣帖摺

卷二 論

春秋論

春秋論二

大學論上

大學論下

聖好臯陶論

馮煖論

蘇趙鼂錯論

何晏論

蘇趙梁武帝論

王安石論

蘇趙洛蜀黨論

張浚論

論輪回論

卷三 文說目錄



中庸說

履卦說

冕衣裳說

禘嘗說

閏月說

古同音假借說

古今方音說

納音說

星命說

晦之字說

卷四 荅問一

易

卷五 荅問二

書

卷六 荅問三

詩

卷七 荅問四

三傳

卷八 荅問五

三禮

卷九 荅問六

論語

孟子

唐初刪定五經正義 古以八音應八風

七經緯不載于漢藝文志

卷十 荅問七

爾雅

廣雅

卷十一 答問八

說文

卷十二 答問九

諸史

卷十三 答問十

諸史

卷十四 答問十一

算術

卷十五 答問十二

音韻

卷十六 辨攷

太陰太歲辨

秦四十郡辨

衛文公非宣姜子辨

李之才邵堯夫問荅辨

秦三十六郡攷

漢百三郡國攷

華嚴四十二字母攷

嘉靖七子攷

卷十七 箴同銘贊

樸著一

名箴

文箴

敬器銘

座右銘

座右銘二

竹鎮紙銘

書局硯銘

圓硯銘

筆管銘

木榻銘

佩硯銘

漢瓦當硯銘

張芑堂著書硯銘

棊盤銘

棊盤銘二

鏡銘

雙節門銘

晉億世典人甄銘

古甄井字硯銘爲蕭山王畹馨作

爲瞿萇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甄硯銘

朱文公三世像贊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孚

宋太史令樂之

宋孝子延慶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

道戢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

九隴

唐考功郎中起

唐吏部尚書微

唐中書舍人珣

唐六如像贊

程孟陽先生像贊

黃陶庵先生像贊

策問

四道

原孝上

原孝下

正俗

辨名

讀大學

讀大學二

論子思子

鏡喻

弈喻

兩馬

記生朝

卷十八

雜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續通志列傳總序

記建炎官印

記趙居廣畫

記琉璃廠李公墓志

清涼寺題名

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卷十九

雜著三

鄞縣志辨證

文種非鄞人

王鄞

王脩非鄞令

管公明墓

小江湖非西湖

奉化郡

賀知章朝英集

唐有兩徐浩

孔幾奏罷海味

甬橋非甬水橋

張知白

王鄞江墓志不足信

陳瓘攝倅明州

大觀圖經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婁寅亮上疏年月

王次翁墓

朱文公未嘗至鄞

豐稷功德院



觀文府

陳曦

陳槃

陳德剛事不可信

陳著

王厚齋生卒年月

蔣曉非蔣猷曾孫

袁榜上王淡寧書

豐寅初

王瑩奏從祀事

鄭珞

卷二十一 記一

崇實書院記

海鹽縣瑞麥記

虎邱勅建白公祠記

代

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陸氏義莊記

集僊宮訪碑記

菩提寺記

游茅山記

卷二十一 記二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益都李氏宗祠記

錢氏祠堂記

張氏墓廬記

牛硯齋記

蓉鏡堂記

石鼓亭記

可廬記

芥舟山房記

抱經樓記

放生池古泉記

五硯樓記

西谿別墅記

卷二十二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

始末

記湯烈女事

記先大父逸事

卷二十三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湖南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河南鄉試錄序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贈邵冶南序

贈談階平序

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卷二十四 序二

易稽覽圖序

周易讀翼揆方序

古文尙書攷序

虞東學詩序

詩經韻譜序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春秋體例序

儀禮管見序

臧玉林經義襍識序

釋車序

經籍纂詁序

小學攷序

說文新附攷序

史記志疑序

漢書正誤序

後漢書年表後序

三國志辨疑序

東晉疆域志序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西魏書序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廿二史攷異序

泰山道里記序

奉陽縣志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卷二十五 序三

寶刻類編序

郭允伯金石史序

天一閣碑目序

關中金石記序

山左金石志序

金陵石刻記序

老子新解序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盧氏羣書拾補序

世緯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醫譜序

毛稼軒地理書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卷二十六 序四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蘇詩合注序

黃崑圃先生文集序

味經窩類藁序

紀曉嵐烏魯木齊襍詩序

習庵先生詩集序

李南澗詩集序

甌北集序

炙硯集序

春星艸堂詩集序

張鶴泉文集序

半樹齋文藁序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晚香樓詩序

滌硯圖題咏序

鄭康成年譜序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鉅野姚氏族譜序

吳興閔氏家乘序

平江袁氏家譜序

周氏族譜序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卷二十七 題跋一

跋誠齋先生易傳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跋春秋緜露

跋春秋緜露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跋儀禮集說

跋禮記纂言

跋大戴禮記

跋逸周書

跋爾雅疏單行本

跋四書纂疏

跋經典釋文

跋經典釋文二

跋經典音辨

跋說文解字



跋徐氏說文繫傳

跋汗簡

跋龍龕手鑑

跋古文四聲韻

跋復古編

跋吳棫韻譜

跋平水新刊韻畧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跋荀子

跋呂氏春秋

跋呂氏春秋二

跋淮南子

跋論衡

跋釋名

跋抱朴子

跋潛虛

卷二十八 題跋二

跋漢書

跋漢書古今人表

跋後漢書

跋三國志

跋北齊書

跋南北史

跋唐書直筆新例

跋新唐書糾謬

跋唐書釋音

跋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

跋資治通鑑

跋通鑑釋文

跋通鑑總類

跋續資治通鑑長編

跋宋史

跋宋史二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跋陳黃中宋史藁

跋隆平集

跋宋太宗實錄

跋九朝編年備要

跋九朝編年備要二

跋大金國志

跋元名臣事畧

跋元秘史

跋元聖政典章

跋元氏畧

跋通典

跋唐大詔令

跋皇祐新樂圖記

跋大金集禮

跋職官分紀

跋宰輔編年錄

跋翰苑羣書

跋麟臺故事

跋中興學士院題名

跋兩房題名錄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卷二十九 題跋三

跋水經注新校本

跋方輿勝覽

跋元大一統志殘本  
跋元混一方輿勝覽

跋乾道四明圖經  
跋新安志

跋三山志  
跋吳郡志

跋雲閒志  
跋會稽志

跋剡錄  
跋寶慶四明志

跋開慶四明續志  
跋景定建康志

跋咸淳毘陵志  
跋至元嘉禾志

跋齊乘  
跋楊諲崑山郡志

跋玉峯志  
跋韓浚嘉定縣志

跋朝鮮史畧  
跋長春真人西游記

跋文淵閣書目

跋道藏闕經目錄

跋王氏世譜

卷三十 題跋四

跋星經

跋秦九韶數學九章

跋太平御覽

跋武經總要

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艸

跋太乙統宗寶鑑

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

跋隸續

跋石刻鋪敘

跋金石文字記

跋百川學海

跋藝圃搜奇

跋夢谿筆談

跋避暑錄話

跋能改齋漫錄

跋茗谿漁隱叢話

跋揮麈後錄

跋金佗粹編

跋困學紀聞

跋山房隨筆

跋南邨輟耕錄

跋水東日記

跋宛委餘編

跋義門讀書記

卷三十一 題跋五

跋陶淵明詩集

跋庾子山集

跋柳河東集

跋李衛公集

跋溫飛卿詩

跋笠澤叢書

跋徐資鈞磯文集

跋東坡詩集

跋北山小集

跋孫尚書大全集

跋渭南文集

跋史彌寧友林乙藁

跋滏水文集

跋遺山集

跋雪樓集

跋清容居士集

跋漢泉漫藁

跋道園類藁

跋金華黃先生集

跋倪雲林詩集

跋陶學士集

跋江雨軒集

跋匏翁家藏集

跋弁州四部藁

跋弁州山人續藁

跋弁州山人續藁二

跋徐氏海隅集

跋歸太僕集

跋方望谿文

跋元詩前後集

跋太倉文畧

卷三十二 題跋六

跋宋拓鐘鼎款識

跋石鼓文宋拓本

跋元儒婁先生碑

跋西嶽華山碑

跋王稚子關

跋太室石闕銘

跋高陽王湜墓志

跋阿彌陀像文

跋祠部員外郎裴道安墓志

跋荊州法曹參軍趙思廉墓志



跋元靖先生李君碑 跋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

司空王公神道碑 跋太常丞溫佶碑

跋尊勝陀羅尼經 跋錢本艸

跋吳壽陽長公主墓志

跋高陽許氏夫人墓志

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

跋東坡書醉翁亭記 跋黃山谷書范滂傳

跋鳳墅法帖

跋鳳墅法帖三

跋薛氏義瑞堂帖 跋方正學谿諭艸藁摹本

跋王濟之墨蹟

跋竹園壽集卷

跋吳匏庵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跋楊忠愍公壽徐少湖先生序藁

跋袁氏清芬世守冊

跋袁胥臺父子家書

跋王雅宐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

跋袁氏先世石刻五種

跋文壽承休承書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跋王荆石札

跋黃陶庵札

跋張晉江札

跋渤海藏真帖

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

跋陳文貞公詩卷

跋汪退谷手書瘞鶴銘攷

艸藁

跋汪退谷手書戶部呈藁

跋袁氏貞節堂卷

卷三十三 書一

與友人論師書

與戴東原書

與段若膺書

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荅孫淵如書

荅李南澗書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與晦之論爾雅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復倪敬堂書

卷三十四 書二

荅袁簡齋書

再荅袁簡齋書

三荅袁簡齋書

荅大興朱侍郎書

與孫淵如書

荅盧學士書

荅盧學士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卷三十五 書三

與徐仲圃書

荅談階平書

再與談階平書

與姚姬傳書

與孫鳳陽書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荅王西莊書

與洪稚存書

與洪稚存書二

荅洪稚存書

又荅洪稚存書

卷三十六 書四

與戴東原書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與談階平書

荅孫淵如觀察書

與馮星實鴻臚書

與邱艸心書

荅嚴久能書

荅周松靄同年書

與程秀才書

卷三十七 傳一

內大臣一等公諡忠勇佟公傳

史館作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

史館作

陳忠愍公家傳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

書王公傳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卷三十八 傳二

嚴先生

行傳

閻先生

若璩傳

胡先生

渭傳

萬先生

斯同傳

陳先生

祖范傳

惠先生

士奇傳

王先生懋傳

卷三十九 傳三

惠先生棟傳

江先生永傳

戴先生震傳

漑亭別傳

卷四十四 傳四

汪南有傳

李靜叔傳

奚孝子傳

周山人傳

方節婦傳

夏烈女傳

施節婦傳

節行錢孺人傳

吳孝婦傳

卷四十一 碑

紀王廟碑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

使宋公神道碑

鎮守江南狼山總兵官左

都督前提督廣西全省軍務總兵官許公神道  
碑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

十四級王公神道碑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卷四十二 墓志銘一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太



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尙書莊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尙書秦文

恭公墓志銘 詹事府詹事盧公墓志銘

工部左侍郎汪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公墓志銘

卷四十三 墓志銘二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先生墓志銘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志銘

虛亭先生墓志銘 中書舍人吳君墓志銘

翰林院檢討毛君墓志銘

封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前翰林院庶吉士內閣典籍尹公墓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志銘

李南澗墓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

講學士邵君墓志銘

卷四十四 墓志銘三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彭君墓志銘

湖北荊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銘

贈儒林郎刑部雲南司小京官加一級補瓢韓先

生墓志銘

內閣中書舍人邵君松阿

墓志銘

顧桐井墓志銘

卷四十五 墓志銘四

封通議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公墓志銘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馮君墓志銘

贈奉政大夫黃松石先生墓志銘

何桐蓀墓志銘

布衣臧君墓志銘

嚴半庵墓志銘

郭冑構墓志銘

孝廉蔣君墓志銘

嵇靜園墓志銘

卷四十六 墓志銘五

國子監學正戴先生墓志銘

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楊君墓志銘

孝廉胡君墓志銘

孝廉范君墓志銘

張蔚園墓志銘

卷四十七 墓志銘六

廣東雷州府知府馮公墓志銘

山西分守冀寧道沈公墓志銘

大理府知府張公墓志銘

凌竹軒墓志銘

卷四十八 墓志銘七

鈍閑詩老張先生墓志銘

舅氏沈君墓志銘 徐良輔墓志銘

西泚先生墓志銘 鶴谿子墓志銘

瞿封翁墓志銘 陸淞園墓志銘

敬亭弟墓志銘

卷四十九 墓志銘八 墓表 墓碣

封一品夫人熊太夫人墓志銘

廣西按察使馮公妻封淑人王氏墓志銘

王太宜人墓志銘

邢孺人墓志銘

張太孺人墓志銘

候選州判李君墓表

贈孺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君墓表

黃氏先塋表

贈孺林郎董君墓表

盛涇先塋之碣

布衣陳君墓碣

卷五十 家傳 行述 祭文

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先考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錢處士行狀

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亾妻王恭人行述

祭座主錢文敏公文

祭外舅虛亭先生文

祭衛伯恭文

祭蔣秦樹編修文

祭朱太翁文

祭亾妻王恭人文

潛研堂文集目錄終



仲階先生小象



後學陳詩庭敬寫

潛研老人自題像贊  
官登四品不為不達歲開  
七秩不為不年插架圖籍  
不為不富研思經史不為  
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  
亦仕亦隱天之幸民

子壻瞿中溶敬書

潛研堂文集卷一

嘉定錢大昕

御試石韞玉賦

伊荆山之奇珍韞光華於巖隙外皎若以騰輝內溫如  
以含澤紀瑤琨於禹貢質可配乎精鏤徵纒藉于周官  
禮必先以束帛懷寶五都之市元璐白珩程材六瑞之  
司黃琮蒼璧飄來瓊佩猶含石氣之青捧出瑛盤若帶  
巖間之赤追琢效玉人之技共知價重乎連城菁華標  
地產之奇詎識秀鍾乎盤石爾其連岡崩岊彌望孱顏

磊磊巖端似繁星之密布離離嶺上點翠黛而迴環因  
天施而地生發奇光於硤塙況沐日而浴月煉秀采於  
堅頑碧磴延緣似有藍田之種丹梯杳窈渾如羣玉之  
山鏗爾有聲似瑤艸琪花之羅生其側介如不易儼珊  
瑚碧樹之錯列其間迺有礪溪之侶搜瓌異于堅珉和  
氏之倫拭瑤華于塵坳一拳獨秀疑玉樹之森森五色  
遙含辯青肪以隱隱乍認白虹之氣頓教磊落增明未  
開翠壁之緘早識文章獨韞含章在我匪一夕與一朝  
待價何心猶若遠而若近則見夫浮光的皦麗質陸離  
方太璞尚完之始在良工未琢之時石骨峻嶒如映浮

筠之色峯頭犖確將成委粟之姿圭角未分醞釀全滋  
乎土脈光芒不揜刻雕奚假乎人爲譬倚岸之懷珠波  
光互映類精金之在礦沙際堪披於焉瑞彩遙騰晶光  
上燭經工人之手壁合環聯入賈客之囊懸黎結綠剖  
璠璣於璞內溫潤無雙探琬琰於雲根傳觀不足異采  
溢於座右他時什襲交珍寶氣蘊于空山此日千巖增  
緝彼夫詞藻之凌雲何殊縣圃之積玉稽士衡之高文  
洵斯言之足錄我

皇上璇璣在握玉燭同輝瑾瑜畢升于魏闕蒲藪齊列  
於金扉遂使被褐懷玉者席珍以聘守眞抱璞者接踵

咸歸負瑚璉之良材既闢門而登玉府挾瑤玖之陋質亦稽首而進

彤闈宐乎嘉應咸臻遠致昆田之瑞遊河紀績上追刻玉之徵也哉

御試瑾瑜匿瑕賦

以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爲韻

伊瑾瑜之上珍拭奇光於塵坳既皎潔以弗渝洵文章之獨蘊種出藍田之圃形磊落以生輝採來羣玉之林體空明而不隱廉而不劇類志士之堅貞質有其文似幽人之端謹夫其內好晶瑩瓊華錯落雖內美之常含或微疵之可索當望氣之始瑕仍不掩其瑜在懷寶之

夫愛亦能知其惡此猶相六閑之神駿非無泛駕之驂  
驅辯五齊之甘醇不少畱餘之糟粕苟能葆章相之粹  
固應敵和氏之兼城卽使露節角之乖豈遂等荆山之  
抵鵲爾其温如中潤瓊兮外揚圭角未融若稍虧乎完  
璧光芒不損曾何累乎截肪剖自層巖小減五都之價  
韜諸錦匣終全徑寸之光惟什襲之是賴寧一眚之足  
妨蓋以負大美者詎少小疵利成器者非皆盡善瑕如  
不揜都成球珙之材玷尚可磨亦中珩璜之選倘懸稼  
之在握珉何患其纖纖藉太璞之猶完佩奚嫌於瑁瑁  
比大圭之縝密縱曰弗如授工人以雕鏤詎云不腆徒

見其品重瑤琨禮分褊襲與璧琮之邸而借陳配朱綠  
之纒而齊執寸長足錄底同燕石之唾奇貨可居那致  
荆人之泣但堪韞櫝以深藏無事索瘢之紛集乃知細  
故有弗棄一得所不遺抱盈尺于懷中共知皎若指纖  
瑕於璞內毋遽舍其校短量長斯稱庀材之能事納汗  
藏疾益徵取善之無私也我

皇上玉燭齊明璇樞常朗闢四門以旁攬無非東箭南  
琛占一技以必庸不讓細流土壤儲玉筍清華之選務  
去僞以崇真搜圭璋特達之姿咸寡雙而少兩是以席  
珍者詣



闕被褐者彈冠擬琬琰之純良詎韜光于牖下媿瓊瑛  
之菲陋亦待獻于

朝端美在其中願磨礱以自效人無求備欣瑕垢之胥  
寬洵樂育之隆軌超五三而不刊

御試江漢朝宗賦

以子乘四載隨山刊木爲韻

溯平成於禹績稽作乂乎夏書始究冀以施功慶九河  
之旣道繼荆揚之奏效導二瀆以歸墟承北闕之其咨  
饑溺皆思由已作南條之永賴黎庶咸頌後子萬里分  
趨洵淵源之獨遠雙江合注知容納之有餘派旁會乎  
沱潛如小侯之覲方伯勢全趨于溟渤若列服之集爰

閭原夫江流之伊始實自岷山而上承乍濫觴之可測  
俄駭浪之時興合洛沫之羣流迴環西蜀過荆門之萬  
壑控引東陵疏九派於尋陽洪濤畢滙指一帆於夏渚  
巨艇遙乘若夫導漾之文亦與導江相類流經襄雍之  
間源有東西之異名同天漢疑靈脈之遙通歌聽滄浪  
悟濯纓之有自漢儒釋彭蠡之義合南北中江而成三  
禹貢志嶓冢之名配江淮河水而爲四於焉滔滔下注  
脈絡攸分浩浩爭趨會歸有在夏口而合流指海門  
而下逮晴川樹外乍合雙虹大別山前遙疑孤黛作壯  
觀於維荆佐神功于厚載非同涇渭之入清濁懸殊亦

如河沛之交源流相配繫二川之浩幹赴巨海之渺瀰  
儼辰居而星拱若形動而影隨注焉不盈混水天而如  
一虛而善受應潮汐以不移納百谷而常尊自具廓如  
之量合雙流而畢赴羣歌沔彼之詩徒見夫澄波朗澈  
激溜潺湲從三澨以東流遙趨貝闕自九江而南望似  
拱神山春朝夏宗百川祇承乎海若江永漢廣四瀆原  
視乎侯班惟大瀛翁受之宏細流不擇故羣神懷柔之  
應奔赴無艱而要惟神禹功存利濟績懋隨刊乘楫櫓  
而力瘁籌疏淪而心殫表南紀之封圻具區雲夢定衡  
陽之貢賦礪砥砮丹此紀滌源之功錫圭首推夏后而

辨川浸之目職方猶載周官也我

皇上德洽四瀛惠孚九服人經鞮譯測海水而來同量  
擬滄溟納勺涓而並蓄柔遠而黜鷁入貢其欣六宇傾  
心搜才而純幹咸登奚止十年樹木聽農歌於江左省  
方則萬戶桑麻拂柳色於漢南轉漕則千帆艫舳治臻  
無間長希妣氏之蹤波紀不揚永嚮箕疇之福

頌

聖母

皇太后七十萬壽頌

謹序

臣聞之

左傳

慈者

禮記

德之基也

易

福者備也

禮記

百

順之名也

禮記

聖人治天下

孟子

始于事親

孝經

德盛

而教尊

禮記

禮樂明備

禮記

故得萬國之歡心

孝經

孝

以事親

孝經

綏以多福

詩

壽考萬年

詩

吉孰大焉

左傳

惟稽古

書

周之有懿德也

左傳

時維美嫻

詩

爰及姜女

詩

太姒嗣徽音

詩

咸有一德

書

垂裕後昆

書

美矣盛矣

禮記

惟

清緝熙

詩

世德作求

詩

宣重光

書

皇則受之

書

兢兢業業

書

所其無逸

書

庶政惟和

書

國咸寧

易

自生民以來

孟子

盛德大業

易

於斯爲盛

論

語臣聞之孟子立愛自親始禮記愛敬盡于事親孝經

而民是則之左傳是以天下和平孝經光被四表書無

遠弗届書其所因者本也孝經

聖人在上左傳順乎

親有道禮記先

意承

志禮記夙夜匪懈詩質明儀禮至于禮記

寢門外禮記而請禮記

安左傳穆穆肅肅爾雅靡靡優優爾雅愉愉如也論語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禮記問所欲而敬進之禮記

皇帝清問下民書時邁其邦詩

安車周禮重翟周禮必敬視之禮記而敬扶持之禮記

慈和褊服左傳慶賜遂行禮記俾萬姓咸曰書

皇建其有極書以孝治天下孝經大之至也左傳二十

有六年春秋冬十有一月春秋己未春秋

萬壽無疆詩率土之濱詩無不欣說禮記是歲也左傳

正月之吉周禮日月之行書如圭如璧詩以會天位周

禮水火金木土書彙彙乎端如貫珠禮記太史謁之

天子曰禮記天垂象易曰休徵詩天之所啟左傳以介

景福詩大有慶也易中冬周禮

天子帥三公九卿大夫

禮記

擇吉日

禮記

式昭

德音

左傳

恭作肅

書

德之本也

易

德言盛禮言恭

易

恭而安

論語

天之道也

禮記

謂之

懿德

左傳

德之盛也

易

含章可貞

易

以懿文德

易

是以

自天祐之

易

吉大來也

易

禮儀既備

詩

執爵于

太寢

禮記

習舞

禮記

必

躬親之

禮記

重巽以

申命

易

大賚于四海

書

命祀山林川澤

禮記

羣神羣祀

左傳

養老

禮記

舉賢才



論語

省刑罰

孟子

出輕繫

禮記

賞公卿大夫于朝

禮記

澤潤生民

書

樂以天下

孟子

至矣哉

易

徽柔懿恭

書

含萬物而化光

易

天子之孝

孝經

光于四海

孝經

自今以始

詩

壽考維祺

儀禮

乃承敘

萬年

書

受天之慶

儀禮

非

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禮記

敢再拜稽首

左傳

而作詩曰

左傳

至哉

坤元

易

悠久無疆

禮記

純德孔明

禮記

則篤其慶

詩

恭

儉莊敬

禮記

愉豫愷康

爾雅

以祉元吉

易

降之百祥

易

其一

令德憲憲

詩 倪

天之妹

詩

長發其祥

詩

本支百世

詩 惟

皇作極

書

大孝不匱

禮記

乃位乎天德

易

而天下治

書 其二

昧爽而朝

禮記

肅肅雍雍

禮記

問衣煖寒

禮記

必有婉

容

禮記

冬溫而夏清

禮記

令德孝恭

書

以天下養

孟子

萬福攸同

詩 其二

宣慈惠和

左傳

照臨下土

詩

惠此京師

詩

以穀我士女

詩

親舉玉趾左傳以祈甘雨詩歲則大熟書有稷有黍詩  
其四

中春

詔

后周禮親東鄉躬桑禮記分蘭稱絲禮記以爲黼散文

章禮記雝雝在

宮詩臨之以莊論語恭儉惟德書萬民所望詩其五

觀民設教易

天子巡守禮記爲

帷宮設旌門周禮亦右

文母詩萬邦黎獻書拜手稽首書惟曰欲至于

萬年書以介

眉壽詩其六

析支渠搜書我武惟揚書來獻其琛詩有圭璧金璋禮

記推而放諸西海禮記莫敢不來王詩四方來賀詩降

福無疆詩其七

正月上日書履端于始左傳日月星辰禮記協用五紀

書卜云其吉詩介以繁祉詩

身其康強書

令聞不已詩其八

日在北陸左傳律中黃鐘禮記在璇璣玉衡書以正仲

冬書冬爲安寧爾雅上下和同禮記

眉壽萬年儀禮福祿來崇詩其九

令月吉辰儀禮備物典策左傳溫溫其

恭詩好是

懿德詩宣昭義問詩下土之式詩

大孝尊

親禮記孝思維則詩其十

芄芄棫樸詩以薪以蒸詩芻求俊乂書以其彙征易番

番黃髮書其在

朝廷

禮記

乃審厥象

書

三壽作朋

詩其十一

京師之野

詩

周道如砥

詩

羣黎百姓

詩

百辟卿士

詩乃

賡載歌曰

書

純嘏爾常矣

詩

萬有千歲

詩

是以有慶矣

詩其十二

大君有命

易

其出如綸

禮記

行

慶施惠

禮記

降德于衆兆民

禮記

懷柔百神

詩

宜民宜

人

詩

永錫爾類

詩

怡懌悅欣

爾雅

其十三

溥天之下

詩

小大稽首

詩

式歌且舞

詩

以介

眉壽

詩

如日月之照臨

書

悠遠則博厚

禮記

於萬斯年

詩

克昌厥後

詩其十四

萬壽頌

謹序

臣聞神禹之演疇壽先五福成周之肄雅祝取九如日  
升月恒道有常而可久春溫秋肅歲以衍而彌增丹書  
傳敬義之箴其量百世梓材告和懌之用欲至萬年純  
嘏爾常式集駢蕃之祉至誠無息允協悠久之徵欽惟  
我

皇上文武聖神純粹中正法

天行之至健承

德當顯報無疆其德無疆

祖烈之重光歲月日時在璣衡以齊政作詛成易揮縉  
瑟以阜財一日萬幾之克勤有嚴有翼六府三事之允

治惟修惟和土堦茅茨崇古皇之克儉祈寒暑雨軫兆  
姓之其咨飭官方則曰清曰慎曰勤錄人才則有猷有  
爲有守軒鏡之懸常朗妍媸莫遁其形玉衡之握無私  
輕重悉如其分金隄順軌底績邁乎宣房木鳳銜書和  
氣宣於嘉石天疇地載道已契乎奉三右徵左官氣真  
協乎吹萬肅

兩郊之盥薦蒼璧黃琮展

太室之明禋雞彝龍勺上辛祈穀不愆啟蟄之期吉亥  
親耕共拜康年之賜方社則土分五色聿薦馨香成均  
則禮肅二丁載頒簋簋溯幽岐之荆造展祀陪都紹堂



構之燕貽告成

原廟至誠所感必

躬必親萬福攸同如幾如式若乃

璇闈星拱尊極寰中

玉冊霞明養隆天下捧椒觴而上壽敷天之愛日呈暉

掖

鳳輦以徐行大地之慈雲普蔭翻梵文之祕藏智果長  
春寫金字之真經福田無量永錫爾類丕宣愷悌之功  
時邁其邦同上延洪之祝加以

聖由天授敬乃日躋包六藝而鈞元貫三才而共轂闡

河洛先天之祕允執其中契義軒宰世之原克明其德  
經筵發論探赤水以得珠史鑑製評然燭龍而照夜殷  
盤夏訓詞吐爲經孔思周情文成有法大宮細徵括風  
雅頌之全茹古含今超唐宋元之作運腕極臨池之妙  
龍鳳盤拏會心得寫物之工雲煙縹緲翠珉勒就百僚  
奉爲奇珍綈錦裝成

三殿傳爲祕寶文思旣洽武德丕昭殿前獻頡利之俘  
渭上起呼韓之邸刻和闐之寶養陳向

彤廷受大宛之名駒牽來上苑收三十六國之封豨列  
戊巳而開屯拓二萬餘里之廣輪

命義和而揆日九山九澤德不距乎祇台四極四和量  
總包乎枉宥  
一人有慶展也大成萬國咸寧巍乎盛烈洵生民以來  
未有而自天之祐以中也迺者歲在上章月惟南呂紀  
金穰之上瑞物始由庚慶稽事之成功秋當平秩計  
膺圖之歲逾三十而五居其中潮誕

聖之初周六旬而數將復始近中秋之三五謙而不盈  
驗瑞莢之十三滋而益長虹流昴貫長生應首出之符  
璧合珠聯上元啟昇平之運冒茆於卯海宇之不冒無  
疆悉新於辛

聖德之日新不已以實心行實政陋封禪之七十二君  
惟

大德享大年擬天皇之萬八千歲迺以元日之吉

大宴在廷三巡之湛露方灑六出之瑞霙旋降敷滂洋  
之

闡澤宣寬大之

詔書藏富於民譽髦斯士益下勿問元吉大賚而除穗  
秸之征鼎養是以大亨闢門而進詩書之彥擊壤而歌  
帝力鑿井耕田拔茅而集天衢承筐鼓瑟周官之興三  
物何以尚茲漢詔之賜半租方斯茂矣仲春諏日

法駕啟行

親謁

山陵聿懷謨烈瞻羹墻而永慕謂篤不忘撫雨露之旣  
濡丕承無斃遂移

星罕載

幸天津淀合東西一輪圓鏡漕分南北兩岸長虹慶川  
后之懷柔式崇廟貌嘉畿民之敦樸屢布

綸音黃小丁中登春臺而胥樂比閭里鄴賡夏諺之以  
休於焉槐棘臣鄰蕃宣岳牧或列班聯於臺省或安作  
息於閭閻競效謳歌願將芹曝

皇上謙撝自挹孝治益光方物聯情禁庶僚之進奉經  
壇祝

椒戒薄海之繁文崇

徽號於

慈寧敬埃

八旬之篤慶承

鴻庥於長樂廣推來歲之恩膏道大難名眞在義黃之  
上功高不宰羣游亭育之中循花甲以方周肇啟億兆  
京垓之算祝椿齡之長茂莫竟

祿位名壽之崇臣智昧扣槃才慚測管西清侍直叨教

養以廿年北斗陳觴效鋪揚於三頌敬拜手稽首而作  
頌曰

維

天祐

聖長發其祥六宇率俾五位當陽璇樞在握玉燭垂光  
慶以善積福因德昌莊敬日強幾康時敕奉三以治建  
五有極惟精惟一有孝有德動與天合言爲世則日昃  
忘食夜分求衣允執一中其勤萬幾提綱挈領謹小慎  
微量包無外明燭靡遺昭事

上穹祇承

列聖繼志述事盡性至命八方在宥四時爲柄率

祖攸行受天之慶文經武緯內安外攘析支丕敘氏羌  
來王占星柳穀步地亥章以守兼荆其道大光粵歲在  
庚正秋惟仲西成稼同南呂律中靈睨川增歡聲雷動  
有開必先奇祥來送孟陬獻歲

錫宴廷臣開泰始吉重與以申賜租免賦劬農勸民俱  
遊化日同戴陽春鄉會重開俊造畢集文思光被德廣  
所及

巡行郊甸省耕原隰春臺熙熙東風習習恭儉惟德敦  
樸爲先貢琛是却進表勿宣



慈闈展孝介祉永綿敬舉大慶以待來年惟睿作

聖惟謙受益四方來賀

一人有憐近自三輔遠洽重譯士抃於朝民歌於陌甲  
子六十造自軒轅萬有千歲如環無端

至人建極乾隆紀元元會遞演隸首莫殫乾生坤成咸  
速恆久既受多祉克昌厥後宣尼有言曰仁者壽小臣  
作頌拜手稽首

聖駕巡幸天津頌

謹序

臣聞放勳刻玉之年游河紀瑞文命錫圭之日首冀施  
功時邁其邦哀對者先於畿甸徧爲爾德不冒者及於

海隅是訓是行而近天子光一游一豫而爲諸侯度觀  
無非事式昭巡守之經動惟厥時斯致頌聲之作欽惟  
我

皇上仁孚九有惠洽四瀛柔遠能邇而觀厥成府修事  
和而所無逸曩者

巡吳越度江淮闕浙海之奮淪議柴塘之興築察黃運  
之形勢審湖河之瀦宣不辭撓櫟之勤永奏乂安之績  
維時赤縣屢望青旂父老陳華祝之詞黎庶愜嵩呼之  
願獨津門之要郡爲

輦路之未經展義之典猶稽望

幸之忱彌摯夫其星分箕斗地錯長蘆前引清滄後連  
通潞拱神京而作臂扼運口而爲喉昔建衛而開屯久  
稱重鎮今建郡而比輔式啓營田上腴滋華實之毛沃  
野辯墳墟之色海濱廣斥通鹽筴于青齊水道灌輸寫  
尾間于渤碣飛帆轉粟近接遼陽巨浪乘風遙通江表  
南北漕之脈絡適會其衝東西淀之停瀦獨承其委稽  
禹貢則徒駭鬲津之派厥由逆河以同歸攷職方則潯  
沱涑易之川咸自直沽而下達四封繁庶集河北之舟  
車萬派朝宗實京東之鎖鑰湖

六巡之盛軌

祖德長留跋

九重之惠臨民情倍切乃者歲籥臨於疆圉月律中乎  
夾鐘占星則節過春分省畊則人歌夏諺八神案衛扶  
玉軼以雲行

萬乘首途建金支而霞起翔赤螭于聖水迓青虬于野  
亭紫泉之溜凝甘白溝之河漲綠路通趙北界銀漢于  
中央波暖燕南垂宛于一帶

天子乃御安福之舫出廣惠之橋循玉帶之紫泗沂中  
亭之屈曲淀名掘鯉鏡面晨指河號牝牛穀紋春皴聽  
濤聲于苑口塘灤湖承矩之遺落帆影于蘇橋沿襲證

睂山之集揚芬港上綠徧垂楊格淀隄旁青迥芳艸于  
是移星罕

駐天津行殿花明三春綺簇周廬晨啓七萃雲屯廛肆  
鱗分經三條之廣陌眈畦呈列環万頃之平疇合葭屋  
以臚歡仰

楓宸而飫德天之大概就如日而瞻如雲民胥樂兮龔  
乎鼓而軒乎舞由是霓旌細轉芝蓋晴飛載出郭門言  
臨海上三山玉峙而如觀萬里碧澄而不波五牖之啓  
閉以時節宜有序衆流之會歸斯在翕受無私慶賜遂

行

絲綸疊下減經行之賦額穗秸家增除闔郡之正供倉  
箱戶積鹽引則寬其期會熬波盈猗頓之家民逋則免  
其催科擊壤識伊祁之力錫朱提于衛士增月給于烝  
徒益下之道大光入疆之慶具舉以至建牙大吏數奉  
咨詢守土諸臣咸承轉對優加品秩嘉趨事之勤湔滌  
瑕疵示包蒙之度賜帛賜肉尚齒而禮高年采藻采芹  
增額而升秀士園扉艸長吹寒谷而生春嘉石霜溫潤  
枯荑而滋液凡茲蠕動蛸飛之族盡入和風甘雨之中  
民氣大和神庥丕應效懷柔于海若題牘而光燭奎文  
崇報饗于淀神立廟而誠通胙蠻詠來遊于雅什純嘏

爾常紀同律于虞書安民則惠于時

湛恩洽

鑾輅迴鼓車引而菖葉縈旌權歌興而杏花拂艦風微  
遠岸帆移丁字之沽柳映長隄波定筐兒之港紅門朝  
啓流新綠于鳳河翠蓋遙臨試合圍于需旅遂旋

清蹕祇覲

璇宮時甫浹乎兩旬惠已周乎萬彙天惟行健承

皇祖之貽謀

帝有恩言慰下民之仰望

天子所至稱幸戴德真溢于邦畿

王者之舉必書紀盛宜鐫于金石臣起家獻賦備職記  
言際右序之昌期仰省方之茂典清風肆好慚無吉甫  
之篇方岳四巡敢擬崔駟之頌其詞曰

若稽古皇觀民設教四載爰乘九水是導我

皇之德地載天疇全付六宇旣宅四隩體元之長育物  
以仁遠至邇安敬天勤民惟三十二載丁亥之春

詔下三輔式舉時巡滄瀛之東衆水所會注之渤海廣  
大無外百川噓噏六氣沉瀦雲夢可吞具區何隘九十  
九澗七十二沽潮白南注漳衛北趨桑乾拒馬涿易薊  
洵北條之水茲焉委輸析木之津上應天漢曰三會口



水土豐衍四民輻輳百貨充羨古立鎮屯今建郡縣我  
皇狂御曾莅虹旃

皇繩厥武令辰是涓法從雷動屬車星駢吳命爰申敦  
樸爲先乃臨清淀一碧千頃自西而東引綱挈領子牙  
之河異流同騁虹隄隔之宜分勿併乃閱海河五牖相  
承時其蓄洩歲以豐登乃觀滄溟洪濤不興澄波珠映  
瑞氣雲蒸水利旣成水患以去昔也沮洳今也沃土鹽  
鹽之饒匪煎匪鬻漉沙積雪三倍云取

大君有命藏富于民

車駕所過賜復惟均異糧優老挾纊勞軍肆眚宥罪與

民夏新岳牧守令加秩承眷博士弟子增額示勸典禮  
壬林神人幽贊

德廣所及三五同貫

帝庸作歌玉振金聲文成訓誥言爲箴銘堯民耕鑿禹  
甸平成河海清晏億萬千齡

奏摺

翰林院謝

賜淳化閣帖摺

欽惟

皇上治煥堯文學探義畫闡圖書之祕奧理統其宗究

篆籀之源流藝通乎道芝英薤葉淳古瀚斯逸之遺鐵  
畫銀鈎臨摹遍鍾王之迹妙兼八體波啄悉中準繩帖  
寶三希摹勒不差苗髮復以法書之刻彙於淳化之初  
冊府流傳藝林珍祕金壺浮瀋刊在潭絳鼎汝之先銀  
錠成紋備有章艸真行之體自嘉祐以後兩府之頒賚  
已稀若大觀重摹十卷之全神浸失唯畢士安之賜本  
爲蘇子容之家藏紙墨無雙品題第一久列

石渠之寶笈

申命東觀之詞臣編次裝池鈎摹上石乃因王侍書之  
排類踏駁良多重以劉次莊之釋文沿譌滋甚元章長

睿議論或刻而未公樓鑰姜夔攷證縱勤而鮮當參伍  
既臚衆說折衷爰定

一人證史傳而爵里具詳按時代而後先攸序登禹書  
于簡首功泝辛壬列頡篆于卷端文徵戊己道隆萬世  
魯司寇不繫以官臣無貳心魏太傅必正其實辯永師  
之遺蹟詎宜溷于右軍認李監之題碑何乃目爲秦相  
褒貶寓春秋之旨論世可以知人次第易甲乙之籤訂  
謄斯能存是發凡起例體裁壹稟

皇言沿波討源題識竝歸

聖藻于焉鐫之翠墨不徒誇夾雪之奇搨以溪藤洵已

冠銘心之品龍跳虎臥結體則肥瘦適中豕亥烏焉攷  
文則偏旁無誤敞文軒而砌石如啓羣玉之山染  
御翰以摘詞真挹帝鴻之海儲藏

三殿鐵網咸得珊瑚

班賞百僚斗室儼懸虹月猶

念天祿校書之地玉署儲材成均選士之林金臺首善  
竝

頽琅琬俾作楷模捧出

彤墀垂露連珠之字裝開錦匣折釵屋漏之痕瞻星漢  
之爲章如游瀛島添壁門之嘉話不數鴻都臣等法昧

撥鎗技唾紫蚓開函盥手頌

至化之還淳珥筆論思欣

湛恩之偏渥用心正則筆正願砥礪夫同官觀

天文與人文庶化成乎多士臣等無任感激榮幸之至

臣等無任感激榮幸之至

文限論民無題文博而四百城都羣王之山榮

潛研堂文集卷一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二

嘉定錢大昕

論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柰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文

姜淫而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  
書小君無異辭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  
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弑  
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  
無異辭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  
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  
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爵  
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辭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  
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弑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  
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



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事論其位則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尚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子死於道路乎又曰子始將死也孔子甯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啟手足之意相近非爲

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或曰先儒所重者善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況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揚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裕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

重必有別矣操懿尚不能槩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  
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充類至盡史之  
得書卒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爲同罪而異罰後人求  
其說不得則上下其手壹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  
非作者之意也稽之於古書死未足爲貶詞卽以其例  
求之則予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啟後人之爭端  
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春秋論二

昔唐吳兢撰天后本紀次高宗下而沈既濟非之以爲  
當合於中宗紀且引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請每歲書

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當時議竟不行至紫陽綱目出始采其說每歲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元乃虛引嗣聖年號自二年訖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於是唐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後儒推衍其例以夏少康始生之歲爲元歲而夏之統不中絕又有議引漢孺子嬰居攝之號而黜王莽紀元以存劉氏之統者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稱補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爲然也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

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  
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強加  
之也昭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卽位於柩前明乎魯  
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  
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  
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  
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襄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  
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唐之中宗尊號已  
去此山陽公陳留王之類也武氏篡奪已成其紀元也  
猶晉泰始宋永初之類也沈氏欲以春秋昭公之事例

之是不然矣或曰武氏雖篡唐之臣民未嘗忘唐也緣臣子之心而書之奚爲不可曰漢之亾其臣民亦未忘漢也今有編漢魏之年者改黃初二年爲建安二十六年歲首書曰帝在山陽邸以爲緣故臣之心而書之可乎不可乎頃在京師優人有演南陽樂傳奇者諸葛武侯臥病五丈原天帝遣華佗治之病卽已無何遂平魏吳誅其君及司馬氏父子觀者莫不拊掌稱快唐中宗嗣聖紀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陽樂之類也或曰晉之東也河西張氏稱建興者至四十餘年唐之亾也河東鳳翔稱天祐者二十年古之人固有虛稱年號而無其

實者矣日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建興天祐之君已亾其紀年已替然一方固猶稱之矣河西之人知有建興不知有建武太興也河東鳳翔之人知有天祐不知有開平貞明也敘一國之事用其本國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嗣聖紀元止一年耳自二年以至二十一年皆後人強名之而非其實也非史法也自古以攘奪而立國者多矣幸而統一寰宇則不得不純以天子之制予之要其篡奪之惡自不可揜不係乎年號之大書與否也若云緦其年號以貶之則書其年號者卽爲

褒之也如晉如隋又何褒焉武氏之惡極矣後世小夫  
婦人無不醜之不待緝其紀元而後亂臣賊子懼也紀  
嗣聖之年不能不紀武氏之篡唐祚之中絕非後人之  
筆得而存之也審矣彼中宗者以嫡嗣而承大統不能  
防閑其母使國祚移於外家此唐之罪人也論春秋之  
義當在貶斥之例唐之臣子不得已而以中興稱之後  
之論世者無故而虛加以尊號者廿年是亦不可以已  
乎既濟唐臣惡周之廟唐而爲中宗諱尚爲有說後儒  
遂以爲春秋之例如此是誣經也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爲得  
孔子之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  
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攷學者猶疑信參半  
然子讀大學書與忠恕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  
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  
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  
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  
有不答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  
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

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卽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

之道卽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  
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  
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  
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  
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三代之治異  
矣

大學論

下

大學論平天下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  
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  
利而上亦好之則必至奪民之利利聚於上而悖出之

患隨之矣夫利之爲言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財之源出於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財用於是不竭有小人者勑爲理財之說謂可不加賦而國用足也於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之計山海關市之利籠於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於商者逾多則貨益昂而民之得貨益艱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勑爲節用之說謂吏俸可減也簿書期會之間小有違失可奪其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自給則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大學一

篇極言以利爲利之害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文公釋  
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謂同好  
惡之君子當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  
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於  
下則下不覬覦於上上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吏  
不貪殘國無姦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聖人  
豈有它謬巧哉

臯陶論

蘇子瞻曰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  
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

之寬此非堯與臯陶之言也蘇氏以意度之而後人多稱之甚矣蘇氏之失言也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所謂盡心焉者準乎情酌乎理而斷之以法審之於用法之先而持之於定法之後殺之法當殺也非有司所得而殺也宥之法當宥也非天子所得而宥也天子以三尺法付之士師而士師卽奉斯法以從事一出一入民之生殺繫焉法當殺而故出之是之謂縱法當宥而故入之是之謂濫天子之不可以縱姦而士師之不可以濫殺也夫人而知之矣且以堯之聖而舉臯陶以爲士師非以其用法之公

而當乎如其公而當也臯陶曰殺之堯亦曰殺之而天下不病堯之好殺臯陶曰宥之堯亦曰宥之而堯亦不咎臯陶之好名孟子不云乎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若夫畏其臣而樂其君此叔季之事非至治之世所宜有也古之稱執法者莫如臯陶臯陶而曰殺之必其法之不得宥者也而堯乃執法而宥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臯陶亦可辭士師而去矣或曰臯陶非不知其可以宥也欲恩之出於上耳夫恩出自上非大公之治也帝王之治天下如天地然春溫秋肅造物不居其功賞慶刑威朝廷不矜其斷惟無私

而已矣人有罪而殺之可矜而宥之臯陶之仁卽堯之仁也士師得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天子之仁孰大於是顧沾沾焉侵有司之權活數人之命以市恩於天下曾謂堯之聖而爲之哉欲恩之出於已而委怨於有司是上賊下也計恩之必出於上而鍛鍊周內以入人之罪四海之大其麗於法者多矣天子雖甚聖神安得人人而平反之是下賊上也上下之間以術相欺刑罰之不中必自此始矣故曰此蘇氏之失言也或曰蘇氏之言蓋有所本矣記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非宥



之三而何曰周禮有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秋官司刺掌之矣大司寇告獄成其合於三宥者三公與司寇先平斷之而後稱王命以宥之耳非有司欲殺之而王特宥之也若夫文王世子所云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者乃公族有罪之法固不可援以爲證也

馮煖論

古之爲大臣者公耳忘私國耳忘家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力以報上循乎理之所當然而未嘗求餘地以爲藏身之固以故功名遂而身益安予讀戰國策見馮煖

爲孟嘗君謀三窟事何其識之鄙而謬也夫孟嘗君之於齊有公族之親有相之尊不務治國愛民爲先而徒招致任俠姦人爲之食客欲假其誦詐要譽一時以長享薛邑之奉此其識量凡近固難以古大臣之義責之而士之能以古人自待者亦安有畱門下幸舍與雞鳴狗盜者比肩然則煖之依附孟嘗君而爲之謀三窟也固無足怪雖然其所爲謀者則已左也夫相齊而不能自安以讒謗之身而守區區之薛雖得民何益秦齊之讎也不容於齊而求之秦秦未信也而齊之疑滋甚傳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春秋以降強臣之據大都而覆

其家者何可勝數曲沃晉之宗廟在焉而欒氏以亾吾未見立廟之可以存薛也設有讒人交構其間而聲其罪以責之則市義之名已非入臣之義而貳於它國罪且不容誅或援大夫不得祖諸侯之禮將以立廟爲僭有是三者孟嘗君且重得罪於齊又安得以一日高枕而臥乎大臣之道禍福當置之度外別無自全之策仕而營三窟未有能免者也戰國之際法網尚疎故孟嘗君幸而得免而後人以爲煖之力豈不謬哉

鼂錯論

漢文帝時鼂錯上書請以術數敬皇太子拜太子家令

太子家號錯爲智囊及景帝卽位錯益貴用事謀侵削諸侯吳楚兵起以誅錯爲名錯竟要斬東市烏呼景帝可謂失刑矣雖然錯固有以教之也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尊之信之禮貌以待之故臣不挾術以干君君亦不忍徇利而棄臣春秋以降主益替臣益驕於是始有倡爲刑名之學以救時之弊以尊君而抑臣者商鞅以之強秦而卒以自亾秦人用鞅之法并天下愈益任法蒙恬李斯皆將相久任事秦以法誅之若剗羊豕然古之能尊其君未有如秦者也秦以胥史僕隸待其臣而臣於秦者亦盡頑頓無恥無有與上同休戚者商鞅之法

不獨自亾而終以亾秦矣漢文寬仁待下而鼂錯以刑  
名進錯知帝不能盡用因請以術數教太子蓋知太子  
之猜忌而投其所好也天子在而自結太子錯自此見  
輕於太子矣吾聞以仁義治天下未聞以術數治天下  
以術數者好殺而不信其臣者也錯之對策擬漢文以  
五帝謂羣臣莫能及而勉以躬親其事蓋導其君以驕  
也君驕而侵臣之職於是乎任法而不任臣以臣爲不  
足任也故殺之而不悔此錯之所謂術數矣錯之說不  
用於文而用於景錯欲傾諸大臣而中之以法而景帝  
乃卽以此術殺錯何也吳之反謀非一日矣帝之與錯

漢石室文集 卷二  
謀吳非一日矣帝之所忌者惟吳而錯欲因以謀楚趙諸國則非帝本意也帝方倚錯爲智囊而錯謂非侵削諸侯則天子不尊而宗廟不安帝之排衆議而任錯將以制七國也七國反錯無以制之帝知錯之不足任也而誅錯之謀成矣且錯之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噫漢之羣臣舉不可信錯獨可信乎將兵者不可信居守者又可信乎使天子將不可信之臣以行而天子亦安自留不可信之臣以守此一議也景帝固疑錯之有異志矣不然要斬極刑也孥戮慘法也果用爰盎之計殺一錯可以謝七

國何忍加以要斬且并其父母妻子同產盡置之重辟哉錯謂羣臣不可信故誅錯以安軍中諸將之心此景帝之術數卽錯所教也禮有議貴議能之例而法家絀之惡其法不立也法在必行錯所受申商之學如是庸詎知適以自禍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於亂國任法之臣常至於殺身鞅斯慘礪而秦速亾蕭曹清靜而漢後滅錯之不幸見誅漢之幸也不然以景帝之猜忌而錯以刻深輔之幾何其不爲亾秦之續矣

何晏論

昔范甯之論王輔嗣何平叔也以爲二人之罪深於桀

紂晉書既載其文又以崇儒抑俗稱之烏呼甯之論過矣史家稱之抑又過矣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談爲經濟以放達爲盛德競事虛浮不修方幅在家則喪紀廢在朝則公務廢而甯爲此論以箴砭當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非罪王何不可史載平叔爲尚書奏言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是故人君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後世法子嘗讀其疏以



爲有大儒之風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長守位而無遷廢之禍此豈徒尚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爽固庸才不足與斷大事不幸爲懿所害魏之國是去矣輔嗣位雖未顯而見知於平叔尤深當亦非厯以浮譽重者甯柰何不攷其本末而輒以膏粱傲誕利口覆邦詆二人者哉自古以經訓頴門者列於儒林若輔嗣之易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甯旣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顧誣以罪深桀紂吾見其蔑儒未見其崇儒也論

者又以王何好老莊非儒者之學然二家之書具在初未嘗援儒以入莊老於儒乎何損且平叔之言曰醫莊軀放元虛而不周於時變若是其不足乎莊也亦毋庸以罪平叔矣陳壽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而輔嗣說易與王肅父子異晉武肅之外孫也故傳記於二人不無誣辭而甯復倡爲大言以謨之恐後人惑於其說爰著論以駁其失焉

梁武帝論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

是故血氣之強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慎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亾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亾爲天下僂史臣以爲耄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阜帳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閔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竇之亞侯

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  
异謂一异足以亾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亾曰梁  
之亾亾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勅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  
非骨鯁之彥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  
臣彫落以爲天下皆莫已若也而惡人之讜言讜言不  
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爲梁任事者  
而梁之亾形成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  
授主書誚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  
深刻曰煩費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  
而後已烏呼武帝豈誠以長吏爲無一貪殘自司爲無

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僞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亾也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衆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亾者未之有也何也正

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毘  
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  
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爲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  
景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  
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略豈不知  
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  
不切於務徒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  
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王安石論

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亾非也安石曷嘗用周

禮哉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周官也曲禮者儀禮也晉韓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安石立經義法廢儀禮春秋不用至詆聖人之經爲斷爛朝報而驅士大夫以習其所爲新經義者其妄且誕如此安知所謂周禮哉所以尊周禮者將以便其新法也六官之中大綱細目無所不備獨取泉府一官以證其青苗市易之法安石曷嘗用周禮哉安石之入對也勸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爲法而譏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可謂責難於君矣及觀其詩有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其子雋遂亟稱鞅爲豪傑之

士夫鞅之所爲三尺童子恥之安石將以經術致君堯舜而稱鞅不置何爲乎安石平生好爲大言欺當世一旦得君欲去舊臣及異己者而惟其所欲爲於是乎亟變法令而以富強之說進又以爲不託於聖人之法則無以堅人主之信而箝異己者之口此卽商鞅之挾三術以鑽孝公者也其託於用周禮者安石之僞也子嘗論安石之學出於商鞅而鞅之法專而一安石之法繁而紛則才已不逮鞅自言其治之不如三代而安石藉口講學動必稱先王以揜其言利之名則鞅猶不若是之詐也此所以敗壞決裂不如鞅之尚有小效也范純



仁申中書狀謂其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蓋切中安石之病後之人重其文辭因欲未減其誤國之罪如公議何

洛蜀黨論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登進伊川起自田間資望尚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儼以師道自居固難久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死市叔孫通之誚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等羣起而攻之當時溫申兩公初

更新法熙豐儉人屏居散地窺伺釁隙而光庭首擿東坡試館職策問以譎訕先朝爲詞此蔡卞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爲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卽此一言啟之卒之兩敗俱傷并其師亦入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人有怨其鄰者持火往焚之而不虞燎原之餒延及已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孑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以阻之邪明道以許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爲不解之仇也明

道尚寬於安石而伊川不忍於東坡母乃量之未廣也  
乎夫摭語言文字之失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  
處厚之於蔡確猶爲士論所薄況洛蜀之隙其端至微  
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黨之說牢固而不可  
解久之爲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局詩云誰生厲  
階至今爲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爲之蜀黨之  
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爲罪則必以紹述爲功光  
庭輩不過借此名目斬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  
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攷兩家  
交惡始末未嘗不三歎息也

張浚論

昔子路問夫子以行三軍則誰與而夫子荅之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兵者凶器故戰爲聖人之所慎必有素定之謀而後爲之而必成有其志而無其時弗居其位可也有其時而無其才弗任其事可也豈有託忠義之名驅不教練之卒任不素習之將而僥倖於一試者哉宋之張浚志廣而才疎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敗無勝此聖人所譏暴虎馮河歿而無悔者而史家曲爲稱贊至以諸葛武侯相況何其擬之不於倫邪武侯於隆中問荅已謂曹操難與爭鋒欲收荆益以

爲根本旣而卒如其言及後主之世前後出師鞠躬盡  
瘁蓋審乎己之智謀足以制敵而不制於敵卽未能一  
舉吞魏亦必無失地感國之慮故任其事而不辭耳浚  
早年爲汪黃所引專攻李綱本非公論所與逮苗劉之  
變興師勤王致位樞密遂幡然以功名爲己任其始欲  
經略關陝意非不善也乃有李彥仙而不能救有曲端  
而不能用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爲保蜀之計旣  
而撒離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覲然以  
收復論功其進退無據亦已甚矣淮西之役旣奪劉光  
世兵權乃疑岳飛而不用欲以輕躁喜事之呂祉盡護

諸將鄴瓊既畔資糧盡空淮西之未失者特其幸耳隆興之初金主新立彼雖有釁我實無謀以垂暮之年驅難御之將傾國大舉裁得兩縣便卽潰敗此豈有老謀勝算者哉吾謂浚之無謀不待潰敗之時知之當其出師之始而已知之何也古之克敵者量力而進如善博者非勝弗投也桓溫嘗滅蜀矣劉裕嘗滅燕與秦矣不聞請移蹕以壯其聲勢也卽諸葛之北伐亦何嘗請後主幸漢中哉浚初經略陝西則請幸武昌矣其後用兵淮泗則又請幸建康矣武昌之議幸而不用建康之與臨安均爲偏隅浚旣志在恢復而猶必假主威以作將

士之勇此其氣已怯其號令必不嚴固不待臨陳而知其無能爲矣彼特見澶淵之役以天子自將成功而不知眞宗全盛之時思陵播越之後事勢迥殊彼方畏金如虎而我欲借其虛名以當孤注之擲亦見其惑矣靖康之恥臣子一日不可忘身爲大臣自量無戡亂之才毋寧避位以俟能者否則竭生民之膏脂糜生民之血肉有損於邦國無益於君親況乎建議移都雖曰責難於君實欲分己之咎此尤無策之甚者未可以其負一時盛名而隨聲附和也

...

...

...

...

...

...

...

...

...



輪迴論

嗚呼始爲輪迴之說者誰乎其欺天誣神驅斯世而入于禽獸者乎夫天地之生人與生物同而人獨靈于萬物者以其有人倫也五倫以孝爲先人無愚不肖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輪迴之說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于無可窮皆卽我之身卽各有父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亦推之至于無可窮亦卽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於是乎視父母如路人不以爲恩而轉以爲累必出家學

佛而後可免于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甚狡而言甚巧  
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爲不孝不  
弟之事靡然從之千有餘年而不悟可不爲大哀乎夫  
生死者人之常猶草木之春榮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  
若色香合而爲花未聞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亾而神在  
自衆庶悔生方士以長生誘之久而不驗釋氏後入中  
國乃謬悠其詞以爲形有去來神無生滅不受吾法卽  
墮輪迴之苦驟聽之似亦導人爲善而不知其教人以  
不孝不弟之爲禍烈也或曰神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  
形與神旣非一物則神亦可不滅曰始死之際魂魄相

離雖有升降之殊終無久而不散者先王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祭祀之禮使有所歸而不爲厲承祭者必其子孫子孫與祖父氣相嬪也非其族弗祭氣不屬也若如釋氏所言昔爲張甲之父今爲李乙之子風馬牛不相及矣何以祭爲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禍福皆人所召而作不善者禍及其身甚則及其子孫感應之理昭然可信也今其言曰前生作惡今生受苦是張甲之惡移禍於李乙之家慎到孰甚焉此非導人爲善乃勸人爲惡耳且輪迴之權誰實司之將穹蒼自主之耶抑將設官分曹具簿籍置胥徒一

一校其違失視下界官司繁劇且百倍耶此其說難以欺三尺童子而世之粗讀儒書者亦或妄聽而深信之是誠何心哉先儒言老氏近於楊釋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觀所爲兼愛者彼其棄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唯求己之不入輪迴是視已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唯一已得大自在於衆生何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詭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肖損己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寃親平等是其害尤甚于楊墨也

聖賢之求道以明人倫也棄人倫以求道則非吾所謂  
道聖賢之存心存其孝弟之心也舍孝弟以言心則非  
吾所謂心人生天地間只有見在之身天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身存則道存身沒則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  
後生於吾何與安有輪迴之患哉本無輪迴而輒自恐  
怖是爲妄想以輪迴恐怖人是爲妄言蔑倫之人天所  
不祐忘親而求免墮落乃真墮落也雖日談心性奚益  
且夫田鼠爲鴛鴦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唯人獨否人  
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有輪迴之說而人且入于畜生矣  
畜生亦轉而爲人矣人雖甚不肖豈有甘心儕于禽獸

潛研堂文集卷二  
者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出家者并父母而遠之其知識  
亦何異於禽獸哉吾故曰是不足與深辨也去其輪迴  
之想可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  
大辭也集人前門人袁廷禱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三

嘉定錢大昕

說

中庸說

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孔子作易十翼彖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時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剛中曰柔

中剛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卽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



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教人也欲使知愚賢不肖之倫去其過不及而歸於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擇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詞也擇之而得之得之而固執之久之而無時之不用其中此之謂時中此之謂依乎中庸矣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爲體已發爲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人情中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爲用非時則不和故博雅訓庸爲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卽中庸也以

道體言之曰中和以入道言之曰中庸言固各有所當  
已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爲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  
以用其可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弟友  
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常然之道常  
然者合乎時者也時然後行謂之庸德時然後言謂之  
庸言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在  
易六爻之位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然而當其  
用者三四有時而吉失其用者二五有時而凶所謂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也乾之用九戒之以天德不可  
爲首懼其過剛而失中也坤之用六戒之以永貞懼其

過柔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外乎時中而乾坤特言其用故曰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

履卦說

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宐乎利有攸往矣而夫履之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

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  
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  
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  
刑卽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伊感抑且禍及國家矣故  
於象有不啞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啞人之凶

冕衣裳說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  
冕皆作纁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  
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  
作纁齊衰服之重者纁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

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纁言之序也古者冕纁  
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纁管子衣服緝纁盡有法度  
荀子乘軒戴纁卑纁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纁文選注  
引大戴禮纁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說爲纁也論  
語冕衣裳者是纁之說爲冕也包咸乃以冕爲大夫之  
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無服冕  
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  
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  
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  
並舉則冕之爲纁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

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經乎弁之與纓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 禘嘗說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並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社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

常行之故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  
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特牲皆稱春禘秋嘗而王制祭  
統則云春禘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小雅又有祠禴而  
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又或破禘爲  
禴以予攷之禘者大祭之名不必拘於一時時祭以禘  
嘗爲大而禘有樂嘗無樂則禘又大於嘗古者於禘也  
發爵賜服饗孤子於春祠行之故曰春禘亦或於夏禘  
行之夏之始可以承春故也一歲之中惟禘嘗爲大其  
它二祭則禮差省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又曰孚乃利用禴先儒以禴爲祭之薄者蓋禴而不行

滄石堂文集 卷三  
禘禮者也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禘嘗之義則春禘秋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說中庸者或以禘爲三年大祭證以祭義祭統郊特牲諸篇之文知其爲時祭無疑

閏月說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歸餘者謂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非歲終之謂也何以言之春秋經傳書閏月者九襄九年閏月杜氏謂門五日之說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昭二十二年閏月傳文上有十二月其在歲終無疑

襄二十八年經書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休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  
十二日蓋閏月也但經傳無明文何以意推之今不取  
若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  
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  
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渾良夫與太子入經傳皆  
上有冬字則未知其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文  
元年閏在三月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  
下有十月故孔氏以爲閏在八月後此兩閏不在歲終  
傳有明文也然則春秋何以譏閏三月曰漢志文公元  
年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  
此據三統歷言之也杜預云於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

於今年置閏此據長歷言之也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兩說不同要非以其不在歲終而譏之也然則秦漢何以書後九月曰此秦法非古法也秦法應置閏者置之歲末漢初猶因之蓋傅會左氏歸餘於終之文而失之者也謂爲秦法有徵乎曰漢人固言之矣續漢志延光二年尚書令忠上奏謂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是也

古同音假借說

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卽以說文言之無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

許田許男許冲上書闕下不必从邑从無也鄭讀若薊  
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有薊縣不必从邑  
从契也壽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琬卽淑之譌不  
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  
从玉从旬也趙讀若煒詩獨行煒煒不必从走从勻也  
趙讀若匄詩匄匄救之誕實匄匄不必从走从趙也夂  
讀若鞞春秋傳公鞞其手不必作夂也柎讀若柎易繫  
於金柎不必改爲柎也夂讀若鳩書方鳩倂功不必改  
爲夂也櫛讀若疊詩莫不震疊不必改爲櫛也夂讀若  
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爲夂也操讀若斲攷工記以

其圍之防稍其藪不必改爲操也屐讀若僕孟子僕僕爾亟拜不必改爲屐也闕讀若闕漢書闕入字不必改爲闕也娑讀若阿史記阿保字不必改爲娑也辛讀若愆今經典皐辛字皆作愆勑讀若創今經典勑業字皆作創△讀若集今經典△合字皆作集牽讀若達今詩正作達聖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嬰讀若紱今周禮作帔帔與紱亦同也芮讀若汭詩芮鞠之卽韓詩作汭是芮汭通也瞿讀若句春秋鸚鵡說文作鵠鵠是瞿句通也雁讀若鴈今經典雁鴈亦通用也說文又有云讀與某同者如莫讀與蔑同今尚書莫席正作蔑字岳讀與

聶同今春秋出北正作聶字卜讀與稽同今尚書卜疑  
正作稽字雀讀與爵同收讀與施同今經典鳥雀字多  
用爵收字皆用施字讀與隱同孟子莊子皆有隱几  
字不作雪以是推之許氏書所云讀若云讀與同皆古  
書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非後  
世譬況爲音者可同日而語也近時尊信說文者知分  
別部居之不可雜欲取經典正文悉改而從許氏之體  
是又未諭許君通假之例矣

古今方音說

古今之方音不相遠也定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端母則

詩麟之定定之方中殿天子之邦其濫觴也斷有徒管  
都管二切檮有倒音鈍與頓通訂本徒鼎切而今譌爲  
丁定切非端定之合乎羣母之仄聲北人讀如見母則  
詩叔善射忌良士瞿瞿是也卷有拳音厥有概音其有  
基音非見羣之合乎澄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知母古書  
中與仲通著卽箸字又有張略直略二切非知澄之合  
乎竝母之仄聲北人讀如邦母春秋紀子帛卽紀子伯  
吳越春秋帛喜卽伯嚭尚書於變或作於卞比有必履  
毗至二切背有補妹蒲昧二切敗有北邁薄邁二切非  
邦竝之合乎從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精母則詩其車旣

載禮虛坐盡後是也。穉有子計在詣二切，漸有慈染子廉二切，踐讀如翦，曾讀如層，非精從之合乎定母之平聲。北人讀如透母，則詩蠶月條桑始之矣。子之湯兮湯，讀如蕩，徹彼桑土，土讀如杜，佛書國土淨土皆讀杜音。他有駝音墮有妥音，非透定之合乎竝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滂母，史記抱之山中，抱卽拋字，番有婆潘二音。吳人呼髀爲髀，非滂竝之合乎從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清母，則古書造次從容之類，又不一而足也。

納音說

六十甲子納音所屬五行沈存中筆談陶九成輟耕錄

皆箸其說然所引者僅唐以後之書又多傳會難信予  
蓄疑有年適讀抱朴子云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  
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  
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己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  
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  
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玉策記開名  
經乃漢魏人所撰始知納音果是古法而所謂一言三  
言五言七言九言得之者猶未曉其何義丁酉冬至前  
五日偶往婁東舟中攜抱朴內篇反覆思之忽得其解  
蓋納音之原實出於納甲納甲者以十干配八卦乾納



甲壬坤納乙癸震長男而納庚巽長女而納辛坎中男  
而納戊離中女而納己艮少男而納丙兌少女而納丁  
又以十二支配八卦乾納甲子壬午坤納乙未癸丑震  
納庚子午巽納辛丑未坎納戊寅申離納巳卯酉艮納  
丙辰戌兌納丁巳亥京君明干令升之徒用以說易春  
秋傳周史筮陳敬仲得觀之否知其當代姜姓有國先  
儒謂六四辛未未爲羊巽爲長女故曰姜則布干支於  
八卦古法已有之矣納音者又以六十甲子配五音三  
元運轉還相爲宮而實以震巽坎離艮兌六子所納之  
干支爲本五音始於宮宮者土音也庚子庚午辛丑辛

未戌寅戊申巳卯己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乃六子所  
納之干支故爲五聲之元於行屬土於音屬宮所謂一  
言得之者也戊子戊午己丑己未丙寅丙申丁卯丁酉  
甲辰甲戌乙巳乙亥於行屬火於音屬徵戊至庚己至  
辛丙至戊丁至己甲至丙乙至丁相隔各三位故曰三  
言得之也丙子丙午丁丑丁未甲寅甲申乙卯乙酉壬  
辰壬戌癸巳癸亥於行屬水於音屬羽丙至庚丁至辛  
甲至戊乙至己壬至丙癸至丁相隔各五位故曰五言  
得之也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壬寅壬申癸卯癸酉庚辰  
庚戌辛巳辛亥於行屬金於音屬商甲至庚乙至辛壬

至戊癸至巳庚至丙辛至丁相隔各七位故曰七言得  
之也壬子壬午癸丑癸未庚寅庚申辛卯辛酉戊辰戊  
戌己巳己亥於行屬木於音屬角壬至庚癸至辛庚至  
戊辛至巳戊至丙巳至丁相隔各九位故曰九言得之  
也土之音至微火水則稍有音矣金木則音漸著矣土  
一火二水三金四木五此五音由微而著之序也數始  
於一言一言者宮也土音也乃以爲音母隔八位而復  
得本母三八二十有四而嬗於金以商爲母金嬗於火  
以徵爲母火嬗於水以羽爲母水嬗於木以角爲母其  
相生遞轉之序皆與宮音同凡六十甲子再終百有二

十而復於始還相爲宮循環無端要皆本於納甲而用六子不用乾坤猶之八卦方位以震兌坎離居四正而乾坤退居無事之地也沈存中所推娶妻生子隔八相生之說蓋已略見一斑而未明乎立法之原意謂數必自甲子始不知其實始於庚子午也於易蠱之彖曰先甲後甲翼之五曰先庚後庚甲者納甲之始庚者納音之始也誰謂納音非古法哉若陶九成所引諸說支離穿鑿不合於古儒者所不道也

星命說

中丞汪公稼門今年五十有八公生於乾隆癸亥月甲

寅日己巳時癸酉術者言現行申運申寅巳相刑又直  
庚申歲恐不利公雖不信而未免見諸吟詠郵筒遠寄  
子因憶庚辰春與朱石君先生同事禮闈石君好談命  
詢子八字子辭之曰頃新安友言現行巳運巳爲祿堂  
又犯三刑來年辛巳必無幸矣石君曰八字當論大局  
刑衝未足爲病足下不久當遷官斷無意外慮也已而  
果如石君言今忽忽又四十年三刑之不驗子旣親試  
之矣願公之勿介意也昔呂才祿命篇但論年月李虛  
中輩始論日時較之古法爲密然以四海之大生齒日  
繇而八字之變不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則年月日時

之相同者多矣八字同而智愚貴賤必有大不同者豈  
子平膠固之術所能前知而槩論乎由月起運其理本  
屬難信就令可信亦當以十年爲一運謂一字管五年  
者術家孟浪之談也公於戊運既利而戊申納音亦土  
也歲直庚申土金相生何不利之有聖賢知命而又能  
立命故不爲禍福所動公誠內省不疚出其所學以仁  
壽斯民享大年膺多福固分內事耳子平淺術本不足  
道卽以其術推之亦無不利故書以復公願公之勿介  
意也

晦之字說

吾弟大昭更其字曰晦之請予爲之說且告曰古之爲字所以表德也人之材質剛柔靜躁不能無偏善學者能救其偏而復於中名之於字也亦然有以相承爲義者由之字路啟之字開是也有以相反爲義者哆之字斂黑之字皙是也唐宋大儒如昌黎考亭之字皆若慊然不自足於其名而欲斂退以藏其用者古人之不務夸如此今吾名大昭而字以宏士吾懼其近於夸也故更之子曰甚矣晦之之善學也學以明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因其所知而及其所不知雖晦明也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久之遂以爲無不知雖明

晦也揚子雲之擬易論語王介甫之新經義字說皆以古聖賢自待矣後之人亦嘗許之否乎夫一人一家之書豈足以盡天下之理而欲強天下之人從已自信愈堅而其蔽愈甚向之所夸者適足以滋謗爾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豐之卦內明外動恃一己之智以爲天下莫已若而動而多悔人所共見已莫之見焉此未知用晦之義也晦之勉乎哉有晝無夜百物奚以生有朔無晦歲功奚以成有作無息人心奚以寧水自以爲無滓而泥沙點之鏡自以爲無欺而塵埃掩之勿逐物而汝汝勿墮行於冥冥亟返吾樸善藏爾名晦之曰有是哉



請述以爲座右之銘

潛研堂文集卷三

門人袁廷檣校字